

# 沖繩島

霜 多 正 次 著

金 福 譯

# 冲 繩 島

〔日〕霜多正次著

金 福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3

霜多正次  
冲繩島

本书根据筑摩書房 1959 年版本譯出

冲 繩 島

原作者 [日] 霜多正次

翻譯者 金 福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04,000

1963 年 4 月第 1 版

196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2149

定价：(九) 1.05 元

## 內 容 提 要

冲绳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美国所占領。美帝国主义企图把这个島永久占为己有，在島上强占民地，建筑进攻亚洲的軍事基地。八十万冲绳人民为了粉碎美帝这一阴谋，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冲绳島》这部作品所反映的便是从1945年到1953年期间的斗争过程。故事是以冲绳島的爱国青年山城清吉和他的表兄投机商人运天荣德，以及清吉中学时代的老师平良松介等人物为中心而展开的。作者以生动的形象，如实地描繪了淪为殖民地的冲绳島人民的悲惨生活，他們最初在美帝国主义的欺騙宣傳之下，还对美国的假民主存在着幻想，但是将近十年的事实使他們擦亮了眼睛，看清了美帝国主义的眞面目；他們从切身的体会中得出了这样的教訓：只有团结起来赶走美帝国主义，冲绳人民才能过到象样的生活。山城清吉在这里代表了冲绳的新生一代，他最后加入了人民党，积极参加斗争。

本书作者霜多正次是冲绳出身的日本小說家，日本共产党党员，他的著名作品都是以冲绳人民的反美斗争为題材的，《冲绳島》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部。

---

## 第一章

—

清太郎今天又是到天黑才回来。正在外面准备着晚饭的女儿美代站了起来，可是清太郎却管自默默地走进了没有灯火的小篷帐。

篷帐里面铺着干草，但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换了，湿腻腻的，一股馊味。

“不用再去找啦，爸爸，过几天，一定会自己回来的。”美代这样说，她正在篷帐外面象军队那样吊起饭锅，以配给的面粉做着圆子汤。

可是清太郎一句话也不回答，在干草上倒下身子，看来已经是精疲力尽的样子了。每天在深山里转来转去寻找清吉，到今天已经是第十天啦，如果清吉真的还在人世，那也许正象美代所说那样，过几天，真的自己会回来也说不定，因此他心里也在暗忖：算了罢，从明天起不必再去找啦。

可是，一到第二天早晨，不知怎么的就是安定不下来，什么事也不想做。“还是去看看罢，”他这样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又钻进山里去了。

所谓山，是峰峦重迭、连绵不断的深山。在这个幅度不过十几公里的狭长的海岛上，从南到北，除了自海边开始的一、二公里是平地，有些村落农地以外，再往里走，便全都是起伏的群山。椎树、榉树等等大树下面是冷落的山道，弯弯曲曲的没个尽头。到处都可以看到丢弃的破背包啦、下地袜子<sup>①</sup>啦、钢盔啦，还没有全部腐烂的尸体，干瘪瘪地漂浮出微微的臭味。当这个岛上的战斗才结束，居民和军队都已向敌人投降之后，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这些山里面确实还藏匿着相当数量的败残军队。但自从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开之后，到今天已经有三个月了，这些藏匿着的败兵残卒一定已经完全下山了；要说清吉一个人至今还隐藏在山里面，真是有些令人难以置信。清吉真的还活着吗？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又是在作着什么打算呢？

清太郎时时在这样想：运天荣德说他在山里见到过清吉，那该不是清吉的鬼魂吧！清太郎把这种想法告诉美代，但美代却否定了这种想法。她是确信大哥还在人世的。为什么呢？因为她总觉得大哥决不会死在这一次战争中的。再说，运天荣德也决不是一个会被鬼魂所欺骗的人。表兄荣德是这样一个人：当人们都被战败的消息冲击得昏头昏脑的时候，他却非常清醒，还悠悠然地独自热心于收集战果（掠夺美军物资）哩。从收容所里放出来以后，管自到别人的山头上去随便砍伐木料来造房子，这也是他干的事情。说在山里遇见过清吉的，正就是这个荣德。

一天，荣德抗着粗大的杉木下山的时候，忽然看到迎面来

---

① 原文“地下足袋”，为日本劳动人民常穿的一种鞋子，大趾与其他四趾分开，样子和日本人普通穿用的袜子（足袋）相似。

了三个日本兵。在那些日子里，日本兵已经很少见了，因为他们脱离了部队，居民对他们也抱着反感，当时荣德差一点儿连那段杉木都要脱手滑掉了。可是，当他认出这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清吉时，便立刻摔下了杉木大叫起来：“嗨，战争早已经结束了！”

可是，清吉只微微地笑了一下，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其他两人则不但连笑也不笑，甚至还对荣德显出了怜悯的神情，很快地擦肩走过去了。荣德发着愣，因此当清吉走过他身边，向他说：“给家里传一句话，说我身体很好哩！”他却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他目送着这三个人的后影，呆呆地站了一会儿，这才拚命追上去，拉住清吉的胳膊说：“你娘和弟弟清次都死啦，现在家里只剩清太郎和美代两个人；战争真的已经结束了，回去罢！”说着拉住了清吉的胳膊不放。清吉似乎有些吃惊，问了两三句关于母亲和弟弟死去的话，然后又向其他两人看了一下，挣脱荣德的手走了，态度那么严峻，简直是冷如冰霜。“怎么也拉不住他啊！”荣德对清太郎这样说。据说三个人虽然都没有带枪，但服装整齐，血色很好，看来似乎很健康哩。

那是从收容所回来后不久的事情。四个月前全村居民被赶上卡车带到收容所去时，包括清太郎的家在内，村子里的大部分家屋都没有受到战灾的毁坏；而这时回来一看，却几乎所有的家屋都已烧掉，家具财物也完全无影无踪了。清太郎他们简直摸不清这是什么道理，大家呆住了。也许是在这里伺机向日本本土登陆的数万敌军认为这些茅屋不够清洁之故吧。不管怎么样，所有的人都已变得一无所有了，他们只得在原来的屋基上重新搭起小小的屋子，开始过着多少比收容所

自由一些原始生活。清太郎先是失去了清次和妻子，后来连房子都没有了，因此早已就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现在忽然听到了清吉的消息，于是从第二天开始，他就提起精神，到深山里去四处找寻。

山城清吉自从遇见了表兄运天荣德之后，心里就一直在想着家。已经读到小学六年级的弟弟清次，是和村子里的人们一起躲在这个山里时被机关枪扫射死的；母亲则是被带到收容所后患疟疾病死的。到现在为止，虽然有很多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死了，但清吉却总算是死里逃生，保全了性命，因而母亲和弟弟的牺牲，始终刺痛着他的心。他不知有多少次想悄悄地走近只剩下父亲和美代的自己的家去看看，可是，他始终没有把这个念头和另外两个朋友谈过。

这两人和清吉一样，都是属于二十四师的上等兵，一个来自宫古岛，另一个则是爱知县人。清吉的没有和他们谈，并不是认为他们会反对，而是不知怎么的有些自责的想法。自己的骨肉之亲以至包括表兄荣德在内的全村居民都被敌人当作俘虏，这件事使他感到耻辱。尽管日本军队在这个岛上的战斗中已经用尽了最后一点力量，但他还是相信日本会胜利的。他相信，友军终有一天会转过来开始反击，并在这个岛上登陆，使局势来一个大翻身。

援军原来是应该在本岛北端的国头村登陆的。当时他接到的命令是，在海风吹拂的摩文仁海岸的洞窟处突破敌军阵地，向国头村挺进，具体的任务，便是接应原定在那里登陆的援军。这是已经被追逼到冲绳岛最南端的日本军发出的最后

一道命令，日子是昭和二十年<sup>①</sup>六月二十二日。那天，组织了木船、木筏想打海上逃出去的人，或是顺着海岸想从陆上突破敌军阵地逃出去的人，大部分不是被杀，便是被俘了，清吉却是奇迹地能够逃出来的人之一。从战壕里出来时和他一起的五个朋友，全部在中途被打死或散失了。他白天躲在捕章鱼的罾子下面、草丛里或是被毁了的老百姓的家屋下面，到晚上才继续前进。那些戴着便帽、露着上半个身子、胳膊上刺着文身的白人兵，以及他出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奇怪的黑人兵，吹着口哨在遍地尸体、带着焦臭的山野里走来走去，他们还在搜索清吉这样的人，用轻便机关枪盲目地扫射，向他们认为是战壕的地方投掷手榴弹，或是用汽油来燃烧甘蔗田和草丛。天一亮，清吉他们不得不四散开来，各自寻找躲藏这一天的地方。有时大家躲在甘藷地里，把身子躺在甘藷蔓下面，眼看着赤着膊、满是雀斑的皮肤晒得黝黑的白人兵就在自己身边走过，就这么一直等到天黑。

一到晚上就非前进不可，但这时候的危险也更大。波浪型高低起伏的群山，在低矮的山丘与山丘之间的谷地里，到处都是敌人的兵营。从山丘上向下望，四面都象大都市一样地闪烁着电灯的光亮，爵士音乐随风荡漾。清吉他们由于找不到可以突破的缺口，只得吃着敌人的罐头食物，无可奈何地在山顶上过一夜，象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因为他们知道，硬要避开纵横交错的带电铁丝网而窜到另一个山头上去，这是不可能的。朋友中有一个人不顾一切地硬想冲过去，结果碰在

---

① 即公历一九四五年。

电线上，机关枪立刻集中地向他射过来；空中飞起了照明弹，枪弹唰——唰——地在俯倒着的脑袋前后左右削过，打得一片尘土飞扬。清吉的朋友往往就在这种场合一个两个的丧失了性命。朋友一个个少下去，但一路上又结识了新朋友；就在这样不断失去老朋友和结识新朋友中，他终于逃出了敌人上陆后从全岛中央部迤邐而南达三十公里的敌占区，但时间已是三个月过去了。不用说，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逃出来，偶然的机和熟悉地理都有些关系；但更重要的却是他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念：能够逃到北部山岳地带，那边就是自己的故乡，只要在那边的山里坚持下去，就可以维持到援军的来到。

当他突破嘉手纳飞机场而进入国头郡时，只剩自己一个人了。从这里往北，岛的背部尽是连绵不断的山脉，在这些山里面是没有敌兵的。从这里碰见的日本兵口中，清吉第一次听到了日本投降的传说（但传单则是早已看到了）。他们也和清吉一样，都是从战场上逃出来的各种士兵，三三两两的聚作一组，在山里面徘徊彷徨。当然，他们是不相信日本会投降的。“就凭这个岛，也可以维持三个月啊！”他们这样说。“即使日本打败了，要使一亿国民全部玉碎也得要五年十年啊！何况，日本人决不会象这里的人那样没有骨气！”他们也许因为不知道清吉就是这个岛上的人，所以才会说这种话。不过，也可能是知道了而有意说这些话来讽刺人的。清吉对这种话只当不听见。这不但因为对方是上级，同时因为这种屈辱的事情，他也实在遭遇得多了。“冲绳岛人是奸细！”这种话自从战局不利以来就在全体官兵中传开了。这决不单单是谣言，据说军司令部曾经正式向冲绳县知事岛田发出过这样的通知。清吉也常

常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事情：发了疯的老大娘带着孩子们坦然地在枪林弹雨中行走，结果就在“可疑分子”的口实下被枪杀了。什么“有数十名女间谍已经潜入后方的战线”啦，什么“奸细都是妙龄的妇女，她们都带着小镜子和红色的手绢，阴毛都是剃光的”啦，诸如此类的“情报”广泛地流传着。清吉每一次听到这些话时，都是咬牙切齿地万分难受。这一方面固然是对这种不负责任的流言感到愤怒，但同时也是对本乡同胞们感到忿懑。清吉也和其他很多士兵一样，认为即使不是日本本岛上的人，也不应该向敌人投降。阿图岛和赛班岛的玉碎啦，甚至一亿国民的玉碎啦，这些话他是完全深信不疑的。因此，他看到很多同胞的被敌人追捕和俘虏，实在忍受不下。当然，他是不相信这些人会在敌人面前提供不利于友军的供词的；但使他难受的是，由于这种情况，他对“日本人决不会象这里的人那样没有骨气”这句话，也就无法加以抗辩了。

这种缺点，再加本地人的受到日本人的歧视，使清吉感到非常痛苦。他是在这个岛上入伍的，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和这么多其他府县的人接触，从此他就常常体会到这样的事实：在日本人的意识深处，对冲绳县人和日本人是有区别的。不过，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并不是理性地或是公开地、而是在不知不觉的言行中表现出来的。“象这种困苦的情形真想使内地人知道知道哩！”“好在这不是内地啊！”象这一类无意间说出来的话，清吉当然不会听不见。所谓内地，是指的冲绳县以外的府县。这个岛似乎是被看作外地的，使他最感不满的也就是这件事情。因此，清吉觉得，本乡同胞竟去作敌人的俘虏，那真是太泄气了，这使他感到格外的可耻和愤怒。

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模范士兵，因而一心想消除这种苦恼。可是，他越是这样想，这种苦恼也就越深。

清吉在甘藷地里听到有人叫喊他自己的名字，条件反射似地拔腿就想逃走；因为他在和甘藷地边上松林里监视着的朋友约好了暗号的。可是，当他回头一看，发现清太郎那种紧张的表情时，却又站住了。

两人中间隔着三公尺多的距离，默默地对看了好一会儿。清太郎穿着美军的绿色裤子和绿色衬衫，项颈里围了一块肮脏的手巾。清吉对这种居民的样子已经看惯了，倒也不感到惊奇，他只觉得父亲两颊长满了胡须，眼睛深凹，看来老得多了。

清太郎仿佛想缓和一下急促的呼吸似的，打口袋里掏出美军的香烟来，慢慢地点燃了火。接着他又走近清吉身边，默默地递了一枝给他。清吉接过香烟，忽然想起这样站在田里有危险，因此就带清太郎来到了后面他朋友所在的松林里面。甘藷田后方是一块长着凤尾松之类的疎林，松林那边的大地渐渐倾斜，可以看到下面的村落。

清太郎一再地告诉他们三人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油印的《烏罗马新报》来给清吉看。这是战后这个島上唯一的一种报纸，上面刊载着天皇和麦克阿瑟会见的消息。清吉多半也因为光线太暗，看不清楚，因此对它不感兴趣。这个島上的战事已和整个战局隔断，完全被孤立起来了，这当然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情，因此他认为报纸上讲的，都不过是敌人的宣传罢了。他对清太郎讲话的内容，只是无心听着，眼睛却凝视着满是胡须的、看来已老得多了的父

亲的脸。这时候，战争开始以来整个岛上那种凄凉景象，不知不觉地涌上了心头，因而眼眶里已经噙满泪水。

清太郎要清吉无论如何先回家看看美代，在母亲和弟弟的灵前祭告一番。同时他也向那两位朋友要求放他的儿子暂时回去一次。他们对此并不反对。清吉和他们约定明天早晨就回到山上来，于是跟着父亲走上了那已经漆黑的山路。

可是，清吉一回到家里，许多亲戚都来了；他们硬逼着清吉脱去了军装，并从第二天起就监视了他的行动。清吉完全没有预想到这种情形。运天荣德甚至打着清吉的耳光，大声骂着：“你这个傻瓜！”清吉真是想象不到，为了要把他拉住，这些人竟然认真到如此地步。这件事对他是一次强烈的冲击，想到山里的朋友，心里虽然感觉不安，但另一方面，他对过去那种引以为豪的信念，也开始发生了怀疑。

## 二

运天荣德一想到清吉，不但认为他是傻瓜，而且感到怒火中烧。原因是他那种死揪住“必胜的信念”而毫无变通余地的傻劲，实在叫人恼火。荣德是只要想起日本兵就感到讨厌的。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他对美军那种丰富的物资和有利的武器感到惊叹，但更重要的是，他对把冲绳人当作奸细看待的皇军那种妄自尊大的态度，实在无法容忍。

荣德当然不象清吉那样属于正规的军队。他原来就没有军籍，因此这次被征后，是编在由残废者以外、四十五岁以下的男子组成的乡土防卫队里的。他所属的部队是保卫海岛北部的所谓国头支队，全队拼凑起来约有三千人，其中除了荣德

那样没有武器的防卫队员以外，还包括了由四十六岁以上、十五岁未滿的男子组成的义勇队员，和中学生组成的“铁血勤皇队”员。以支队长矢野上校为首的部队核心力量，原来只是在乘潜水艇到冲绳岛来时，半途遭敌人袭击后在浮滿着柴油的海水中游到岛上来的一些败兵。他们在敌军登陆之前就已丧失了斗志，士气非常低落。矢野是和军司令官牛岛中将同期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老牌上校，他让三个妓女随侍在自己身边，甚至战斗开始之后，也没有停止寻欢作乐。因此也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队本部的几个下级军官曾到队长宿舍里去吵闹，并且还擲了手榴弹；手榴弹虽然没有爆炸，但这几个喝得烂醉的下级军官却终于受到了惩处。荣德他们在这种部队里服役，专门做些建筑阵地战壕或运输工作。他们没有武器，没有军阶，被当作牛马一样地使唤着，还常常要受到“冲绳岛的家伙都是懒虫！”“你们还以为自己是日本人吗！”等等的叱责；“我们是来为你们守卫乡土的，你们要干到死啊！”听着上级这种辱罵，在枪刺之下被赶来赶去的做着苦工。他们也正因为信赖着皇军，相信日本会胜利的，所以才宁愿忍受这种屈辱和困苦，默默地工作着。可是，就是这些发过“敌人如敢来犯，只有遭到歼灭！”这种豪语的皇军，在敌军登陆的第十一天上，就完全崩溃了。

从北部侵入的敌军是包括战车一百三十辆的海军陆战队，约有五千来人。敌人从海、陆、空三面同时进攻，使荣德他们所死守的山地都为之变形，防卫队员们使用了手榴弹和土造的地雷进行战斗；但在第十一天上，以矢野上校为首的队本部却带着那几个妓女率先逃走了。

荣德跟着溃退的部队在山里彷徨了一些时候。由各队生存的官兵集聚起来的这支败兵部队还有将近一千来人，但其中几乎都是些伤兵。他们丢弃了武器，只带着粮食逃命，大家不是支着拐杖，便是扶住了战友的肩膀，黑夜里在那没有路的山中一面走，一面在骂矢野队长，并且埋怨说是奸细将阵地告诉敌人的。荣德跟着这慢吞吞寸步不前的队列走着，心里却在暗忖：象这样无可依靠的部队，还是离开了快些回去的好。他肚子里空空，几乎要倒下来了。原来象他这样的防卫队员们，在敌人登陆之前就已没有粮食配给而要由各人自己负担伙食了。战斗尚未开始时，还可以回家去背些甘藷来吃，现在处于这样的深山里，当然是无法弄到粮食的。从队列的最前方突然传来一阵重机关枪的吼声。部队立刻停止下来，不久先头的部队倒退回来了。这时候，就在荣德的面前，以奸细的罪名枪杀了一个带路的上等兵，他是和荣德同一村子里的人，名叫屋嘉部。据说是他故意地把部队领到敌人的阵地里去的。在恐怖和愤怒之下，荣德当时就下定了离开部队的决心。他暗忖着：走了算啦，听天由命罢！

村子里虽然已有美国兵扎下了篷帐，但躲在山里的村民们，还是三三两两的回去了。“没有拿我们怎么样啊，”荣德听到人家这样说，于是也跟着下山了。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幸好也都平安无事。

敌兵虽然也常到村民家来，但也只是穿着满是污泥的靴子到人家房间里找女人，对男人和孩子们倒也没有什么。他们翻箱倒篋，抢的无非是女人的漂亮衣服（特别是长衬衣）啦，

国旗啦，各种徽章啦，以及贵重的金银之类。荣德一家本来是全村中最贫穷的佃农，住的房子也只是小牛棚似的茅屋，美国兵并没有进门。他的孩子们倒早已爬到吉普车上去，嘻嘻哈哈的向美国兵要口香糖啦、香烟之类的东西了。敌兵看到穿军服或国民服的人，便说这是日本人而抓走了，要逃就会被开枪打死。但对那些穿着肮脏的衬衫、指着自已胸口说：“冲绳！冲绳！”的人，则只是“好！好！”的笑着不管了。荣德看到那些在吉普车头上放着飞金的牌位或是天盖<sup>①</sup>而感到得意非凡的美国兵，不但没有恐怖，反而感到好笑哩。

不久，他被美国兵拉去做工，出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那种把树木、泥堤都可以翻倒的推土机。同时看到美国兵虽只是一百名都不到的小部队，带的粮食却可以抵到整个矢野部队。美军还用飞机撒滴滴涕粉来扑灭蚊蝇，这又不能不使他想起过去在用绳袋来搬土建筑阵地时，每天要他们捉百来只苍蝇的日本军。眼前这种新世界，使他对虐待冲绳人、把他们当作奸细而只会空喊一些大言壮语的皇军，更加感到不信任和厌恶。荣德看到敌兵把日本人和冲绳人这样区别对待，甚至还感到他们是自己的朋友哩。

即使是在收容所里，虽然只是象猪也似的十几个人挤在一间不到四平方公尺的小篷帐里生活，但荣德也没有象其他的人们那样感到什么痛苦和不自由。他本来就是個一无所有的穷人，现在和有钱有地位的人住着一间屋子，吃着同样的伙食，穿着同样的衣服，没有上下之分，也不用讲究礼节，他对此

---

① 送葬的行列中，挂在竹竿顶上走在棺材前面的龙头装饰物。

倒还感到愉快哩。被唤去做工的时候，他还可以要一些东西，或是偷一些东西，因此他在收容所里，毋宁说吃得饱饱的，比其他的人过得更好哩。

清吉回来之后不久，荣德就被美军任命为民警。这是他自己志愿去报名后得来的工作。美军在每一个村子中任命了两三名民警，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维持治安，毋宁说是为了防止盗窃军用物资。战前，在这个有十八个村落，一万多人口的庄子里，只有两名常驻的警察，现在则是不论有没有资历，任何人都可以当警察了。

对于从美军那里盗窃来的物资，人们都把它叫作“战果”，并以此来表示自己的神气。荣德当然也并不是为了想防止这种事情而去当什么民警。事实上，他倒是一个应该被防备的人哩。象有些年轻人那样乘着黑夜偷进兵营去乱搞，这种笨事儿他是不干的。他经常在动脑筋，耐心地窃取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普通人所想要的食物啦香烟之类东西，他是不动的。趁做工的机会在口袋里塞一袋洋钉啦，或是把铁锹的柄弄断丢掉，然后只把金属部分藏在怀里带走啦，他都是做的这一类事情。食粮和香烟则只是由十六岁的大儿子荣一去搞的。事实上，他家里的罐头食品、面粉、砂糖等类东西，几乎已经是吃不完了。他知道，美军的小部队要移动时，总是把手头剩余的粮食全部在厨房旁边掘一个泥坑埋藏起来的，他等这些部队一走，就赶快全家出动，把这些东西掘出来运回家去。

荣德的去当民警有着两个理由。第一，可以借此一天到晚和美军接触。他的想法是，照目前的情况，这个岛恐怕暂时不